

傳統中國研究集刊

Journal of Historical China Studies

上海社會科學院《傳統中國研究集刊》編輯委員會 編

第一輯

Vol. I

■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傳統中國研究集刊

Journal of Historical China Studies

上海社會科學院《傳統中國研究集刊》編輯委員會 編

第一輯

Vol. I

■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传统中国研究集刊.第1辑/上海社会科学院《传统中国研究集刊》编辑委员会编. 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6

ISBN 7-208-06653-1

I. 传... II. 上... III. 中国—古代史—研究—文集 IV.K220.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42890 号

責任編輯 許仲毅

封面設計 楊德鴻

技術編輯 伍貽晴

傳統中國研究集刊(第一輯)

上海社會科學院《傳統中國研究集刊》編輯委員會 編

世紀出版集團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.ewen.cc)

世紀出版集團發行中心發行

上海華成印刷裝幀有限公司印刷

開本 787×1092 1/16 印張 29.25 插頁 2 字數 641,000

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208-06653-1/K·1273

定價 68.00 圓

《傳統中國研究集刊》編輯委員會

主 任 芮傳明

副 主 任 錢 杭 虞萬里

委 員 (按姓氏筆畫爲序)

王家範 芮傳明 徐文堪 陳克艱

程兆奇 程念祺 虞萬里 錢 杭

韓 昇 鍾國發 羅義俊

本輯主編 錢 杭

序

□芮傳明

“傳統中國”的概念，似乎可以從縱、橫兩方面來理解：就時間即“縱”而言，始自上古三代，歷經漢唐宋元，降及明清諸朝，均在其範圍之內；就專業領域即“橫”而言，則政治、經濟、軍事、外交、思想、文化、風俗、宗教等等，全都包羅其中。甚至，鑒於社會制度、意識形態、風俗習慣等方面的長久傳承性，即使晚清和民國時期的某些事件和現象，也可置於“傳統中國”的範疇內進行研究。顯而易見，對於“傳統中國”的研究，必須既有廣度，又有深度，是為傳統中國研究的特色，也是它的難點。

上海社會科學院為了推進這一學科的建設，特別是着眼於弘揚和借鑒悠久而燦爛的中華傳統文明，在2005年3月建立了“傳統中國研究中心”，充分發揮現有人才資源和物質資源的潛力，聚合原屬歷史研究所、哲學研究所、宗教研究所、院圖書館等單位的相關科研骨幹，旨在各取所長，統籌協調，共同建設這一學術領域。經過同仁們一年的努力，成功地使“傳統中國研究”成為上海社會科學院的重點學科之一。

自建立“研究中心”迄今的一年半時間內，我們既舉辦過傳統中國研究上海地區學者討論會（2005年10月29—30日），也舉辦過傳統中國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（2006年7月21—23日）。無論哪個會議，都聚集了相關領域的許多著名學者、專家，他們提交了卓有創見的論文，並且對於提升“傳統中國研究”的學術水準表示了極大的興趣與熱情。

正是為了讓更多的人共用這些學術成果，或者，對這些論文和觀點進行批評、探討，交流思想、精益求精，我們創辦了《傳統中國研究集刊》，將每年出版一到兩輯，不僅輯錄傳統中國研究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宣讀的諸多論文，還將徵集海內外學者相關專業的優秀論文。我們不敢自詡收入《集刊》的每篇論文都是上乘之作，却可斷定每位作者都以其嚴謹的治學態度，為本專題的深入研究作出了貢獻。我們抱着“拋磚引玉”的宗旨，期望學界諸君日後提供更多更好的論文，刊載於《傳統中國研究集刊》，為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文化聊盡綿薄之力。

值此《集刊》創辦之際，我首先要感謝籌建傳統中國研究中心的諸多骨幹，他們出於

對學術的赤誠之心，不辭辛勞，為事業的發展作了大量工作。我還要感謝海內外學界同仁——尤其是上海高校的多位教授——的鼎力支持，他們積極與會，貢獻了優質的論文和卓有識見的建議。此外，上海人民出版社以其一貫支持學術文化事業的熱情態度，慨然承諾出版本《集刊》，謹對此功德無量之舉致以深深謝意。衷心祝願《傳統中國研究集刊》創刊號能够在該領域開創出一片光輝燦爛的天地！

目 錄

序·····	芮傳明/001
彌勒信仰與摩尼教關係考辨·····	芮傳明/001
佛教與朝貢的關係	
——以南北朝時期為中心·····	【日】河上麻由子/031
道教神靈譜系簡論·····	鍾國發/057
西摩卡塔所記中國歷史風俗事物考·····	張緒山/082
古代世界的文化聯繫和交流	
——三本中英文論著讀後·····	徐文堪/103
商周稱謂與中國古代避諱起源·····	虞萬里/110
美女與野獸：唐代女性“精變”論考	
——以《太平廣記》為中心·····	曹剛華/184
重新審視宗族的歷史性特質·····	【日】井上徹著 錢 杭譯/202
明清以來蘇州碑刻分類芻議	
——以《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》為樣本·····	唐力行/221
《紅樓夢》作者問題的一些方法論思考·····	陳克艱/227
人物故事圖考·····	楊之水/243

《聽弦識雅錄》選	程羽黑/258
上博楚竹書《彭祖》重探	周鳳五/273
《論語·雍也》篇“齊一變至於魯”章與上博藏簡《子羔》之編聯問題	黃人二/282
出土文獻中先秦儒家德目考辨二則	許學仁/288
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《子羔》感生神話內容析論 ——兼論其與兩漢經說的關係	魯瑞菁/294
“黃宗羲現象”與《明夷待訪錄》	
——兼政治遺民、文化遺民與夷夏之辨大義論略	羅義俊/307
陳鱣事蹟辨正	陳鴻森/324
李兆洛與常州今文經學	承 載/334
《唐大詔令集》補訂	
韓 昇 張達志/349	
從歸莊佚文輯錄略窺遺民文集整理的常見問題	秦 蓁/374
讀《洪武正韻賸》	寧忌浮/383
高句麗向北魏遣使與相互關係的變遷	
房 奕/396	
從墓葬地看隋唐太原郭氏的遷移	范兆飛/415
元代江南區位論	何泉達/435
編後記	/456

Contents

Preface	Rui Chuanming/001	
A Study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Maitreya Worship and Manicheism		Rui Chuanming/001
The Relationship of Tribute System and Buddhism		Kawakami Mayuko/031
A Survey on Daoist Genealogy of Deities		Zhong Guofa/057
The Statement of Chinese History, Customs and Objects Written by Theophylactus Simocatta		Zhang Xushan/082
Contact and Exchange in the Ancient World		Xu Wenkan/103
The Appellations of Shang and Zhou Dynasties and <i>Buhui</i> (避諱) in Ancient China		Yu Wanli/110
A Discussion of the Story on Spirit Transformation in Tang Dynasty		Cao Ganghua/184
Re-examination on the Historical Features of Patriarchal Clan		Inoue Toro, Translated by Qian Hang/202
The Classification of Stele Inscription in Suzhou from Ming and Qing Dynasties		Tang Lixing/221

The Methodological Investigation on the Authorship of <i>Dream of the Red Chamber</i>	Chen Kejian/227
A Research for Figures' Story Paintings	Yang Zhishui/243
A Appreciation of Some Ancient Poems	Chen Yuhei/258
A New Research on Chu's Bamboo Slips <i>Pengzu</i> (彭祖) in Shanghai Museum	Zhou Fengwu/273
The Problem of <i>Yongye</i> (雍也) in the <i>Analects of Confucius</i> and its Relations to Bamboo Slips <i>Zigao</i> (子羔) in Shanghai Museum	Huang Ren'er/282
Two Notes on the <i>De</i> (德) of Pre-Qin Confucian School according to Unearthed Texts	Xu Xueren/288
An Analysis of Some Mythological Connotations in Bamboo Slips <i>Zigao</i> (子羔) Collected by Shanghai Museum	Lu Ruijing/294
"The Phenomenon of Huang Zongxi (黃宗羲)" and Huang's Work <i>Mingyi Daifang Lu</i> (明夷待訪錄)	Luo Yijun/307
The Discrimination and Verifications of Chen Shan's (陳鱣) Deeds	Chen Hongsen/324
Li Zhaoluo (李兆洛) and Changzhou School of Modern Script Classics	Cheng Zai/334
The Replenishment and Correction of <i>Tang Da Zhaoling Ji</i> (唐大詔令集)	Han Sheng, Zhang Dazhi/349
The Collection of Gui Zhuang's (歸莊) Lost Writings and the Problem on Compilation of the Essays of Adherents of the Former Dynasty	Qin Zhen/374

A Study of <i>Hongwu Zhengyun Jian</i> (洪武正韻牋)	Ning Jifu/383
The Kogryo's Envoy to Northern Wei Dynasty and the Change on Their Relations	Fang Yi/396
The Migration of Guo Family(郭氏) of Taiyuan in the Light of Tombs of Sui and Tang Dynasties	Fan Zhaofei/415
The Location of <i>Jiangnan</i> (江南) Area in Yuan Dynasty	He Quanda/435
Editorial Afterward	/456

彌勒信仰與摩尼教關係考辨

□ 芮 傳 明

〔摘 要〕 東傳中國的摩尼教，與此前已經流行的佛教彌勒信仰，固然在崇拜光明、崇尚白衣、嚴格素食、彌賽亞信仰等方面頗有類似之處，但是經過仔細辨析，就會發現，此僅形式相似，二者在觀念的淵源、內在的含義等方面均有很大差異。這就否定了不少學者所持的“摩尼教早與彌勒信仰融合，並形成後世的某些宗教團體”的觀點。

〔關鍵詞〕 摩尼教；彌勒信仰；光明；白衣

〔作者簡介〕 芮傳明，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（上海 200235）

“彌勒”，乃梵文 Maitreya、巴厘文 Metteya 的音譯名；其他異譯名尚有梅呾利耶、末怛唎耶、迷底履、彌帝禮等。意譯則稱“慈氏”，蓋其義為慈悲。彌勒原是佛教中的一位神祇（或稱“菩薩”，Bodhisattva；或稱“佛”，Buddha），圍繞着對他的崇拜，便稱彌勒信仰或彌勒教。它在古代中國的流行，大約始於南北朝期間。這一信仰經千百年流傳而尚存，並且尤其興盛於民間，其教義和神學多所演變，融入了相當多的其他文化因素，乃至脫離佛教白窠，不復早期面目，從而不見容於官方或“正統”佛教，頗遭“偽”、“邪”之責。特別是，彌勒信仰中的某些因素與摩尼教（尤其是東方的摩尼教）十分相似，遂致學界認同二者間的密切關係，有的學者甚至斷言二教早已融合，形成了新的宗教信仰，如集經社、香會等；而北朝所發生的以“彌勒”為旗號的民衆暴動，亦被視作即是摩尼教造反^①。

這些看法是否確有所據？特別是後一種觀點，是否有過當之嫌？若不經過仔細辨析，難以一語定論。所以，釐清彌勒信仰，特別是民間彌勒信仰的脈絡，探討它與其他信仰，尤其是東方摩尼教的關係，自有相當的必要。前人環繞“彌勒”主題，撰寫了衆多著述，值得借鑒和參考。本文則在疏理彌勒信仰（主要是“民間的”彌勒信仰）與摩尼教信仰之關係的基礎上，探討二者在文化交流方面的關係，就正於方家。

① “彌勒觀念與摩尼教的融合出現的時代很早。……1993 年我在寫《民間宗教志》時對兩者融合的早期歷史作了重要補充和修正，即重新研究了南北朝、隋、唐時代融合的歷史。這種研究的結果，是把兩教早期融合的歷史與宋元時代兩教的融合而成的香會，及其後的‘燃香之黨’，融會貫通。一種在中國底層社會流行了一千餘年的民間宗教救世思想，合乎邏輯地展現在世人面前，一個歷史的謎團也就此真相大白。”又：“以我所見，無論集經社和香會都是摩尼教與彌勒信仰混合的宗教集會團體。”“早在西元六世紀初，摩尼教就有大規模的造反運動。”諸語並見馬西沙：《歷史上的彌勒教與摩尼教的重合》，《宗教研究》2003 年第 1 期。

一、“正統”彌勒信仰概述

這裏所謂的“正統”，主要是指見於正規佛經記載，並且未被歷代中原佛教視作“異端”的彌勒信仰。它與“民間的”彌勒信仰既有相當的傳承關係，也有不小的區別，故在此先作簡介。

佛教初創於印度，一般人只崇拜釋迦牟尼佛，大約在教主釋迦牟尼滅度（約前 486 年）後的數百年間，都是如此。由於嗣後部派佛教、大乘佛教的興起，遂導致“十方佛”、菩薩等的出現，於是對彌勒的崇拜也就逐步形成。其主要標誌，即是有關彌勒諸經的出現。漢譯的彌勒諸經始於西晉時期，即，竺法護在大安二年（303 年）譯成的《彌勒下生經》、《彌勒菩薩所問本願經》。此後，鳩摩羅什在姚秦弘始四年（402 年）譯成《彌勒大成佛經》、《彌勒下生成佛經》；南朝劉宋時，沮渠京聲譯《彌勒上生經》；東晉時，有譯者不詳的《彌勒來時經》；北魏時則有菩提流支所譯《彌勒菩薩所問經》；唐代大足元年（701 年），義淨譯成《彌勒下生成佛經》。如此等等，先後共有十餘種譯本。

按這些佛經所述，佛陀曾經預言（授記），彌勒菩薩將在五十六億萬年後，繼釋迦而在此土成佛，仍然號“彌勒”，這即是所謂的“未來佛”。佛教描繪和追求的理想之地是“淨土”，是為諸佛菩薩居住的清淨莊嚴之地，相對於一般衆生所居之“穢土”而言。在彌勒信仰中，淨土大別為兩種：一是彌勒未來成佛時所成就的人間淨土，一是彌勒現在居於天宮說法的兜率淨土^①。所以彌勒信仰的基本內容，除了對彌勒的禮敬崇拜之外，通常還包括信徒求生兜率淨土（此處在“上方”）或者未來人間淨土（此處在“下方”）的誓願，這就形成了“上生信仰”和“下生信仰”。亦即是說，“上生信仰”是相信彌勒在現世於兜率天說法，故信徒一旦修道得成，便能往生兜率天淨土，永享安樂；“下生信仰”則相信彌勒會在未來下生這一世界，在龍華樹下，三次說法，普度衆生，信徒本人也能躬逢此會，聆聽彌勒說法，從而得道。

崇奉上生信仰的，最初有東晉時代的釋道安（314—385 年），曾受前秦苻堅之命，出使西域，攜回彌勒像等，並每於講法聚會，就供奉其像。道安並經常於彌勒像前發誓，願往生兜率天，最終獲菩薩指點，得遂其願^②。不僅道安，其諸多弟子也信奉上生信仰，其中包括

① 兜率天，梵文 Tusita，異譯名尚有兜率陀天、兜術天、覩史多天等。是為欲界第四層天。此天又分內院和外院：外院為天衆欲樂處，內院為彌勒說法處。故所謂的“兜率淨土”是指內院而言。

② 慧皎《高僧傳》卷五《義解二·釋道安》：“符堅遣使，送外國金箔倚像，高七尺；又，金坐像、結珠彌勒像、金縷繡像、織成像各一尊。每講法會聚，輒羅列尊像，佈置幢幡，珠佩迭暉，煙華亂髮。使夫昇階履闥者，莫不肅焉盡敬矣。……安每與弟子法遇等，於彌勒前立誓，願生兜率。後至秦建元二十一年（385 年）正月二十七日，忽有異僧，形甚庸陋，來寺寄宿。寺房既乏，處之講堂。時維那直殿，夜見此僧從窗隙出入，遽以白安。安驚起禮訊，問其來意。答云：‘相為而來。’安曰：‘自惟罪深，詎可度脫？’彼答云：‘甚可度耳！然須臾浴，聖僧情願必果。’具示浴法。安請問來生所往處，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北，即見雲開，備睹兜率妙勝之報。爾夕，大衆數十人悉皆同見。安後營浴具，見有非常小兒伴侶數十來入寺戲。須臾就浴，果是聖應也。至其年二月八日，忽告衆曰：‘吾當去矣。’是日齋畢，無疾而卒。”載高楠順次郎編輯兼發行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（下文簡稱《大正藏》）第 50 冊第 2059 號，大正一切經刊行會，昭和二年一月版，第 352 頁中、第 353 頁中一下。

官家子弟，如曇戒，本是外兵部棘陽令卓潛之弟，由於篤信彌勒，遂“廢俗從道”，發誓往生兜率天^①。

著名佛僧法顯在道安去世之後稍後(399年)前赴印度。他在進入北天竺的陀歷國(故址在今喀什米爾西北部印度河北岸的達麗爾，Darel)曾見到高達八丈的彌勒像，並稱此像建於釋迦牟尼涅槃(約前486年)後三百年左右，而佛法東傳中國，即因此像之設才得開始^②。儘管此說頗涉無稽，但表明法顯十分重視彌勒信仰，乃至視同於整個佛教。而事實上，自東晉以降，中國內地由本土人製作的彌勒像也已經相當精緻和衆多(如戴逵及其次子戴顓所造的彌勒像，著稱於世，見於各大佛寺^③)，表明當時的彌勒信仰已經十分流行。

崇奉彌勒“上生信仰”的，除東晉的道安等外，尚有南朝劉宋的法祥(曾建造彌勒精舍)，以及道矯、僧業、慧嚴、道汪、道法、法盛、曇副、曇斌等。降及唐代，更有玄奘、窺基等亦弘揚兜率上生信仰，從而成為法相宗之傳統。

至於“下生信仰”，也十分普遍，如《宋明皇帝初造龍華誓願文》、《京師諸邑造彌勒像三會記》、《齊竟陵文宣王龍華會記》諸文，均敘述彌勒下生之說^④。當然，唐代武則天聲稱自己乃彌勒轉世的舉動，更將彌勒下生信仰的流播推向了高潮：“(薛)懷義與法明等造《大雲

① 慧皎《高僧傳》卷五《義解二·釋曇戒》：“釋曇戒，一名慧精，姓卓，南陽人，晉外兵部棘陽令潛之弟也。居貧務學，遊心墳典。後聞於法道講《放光經》，乃借衣一聽，遂深悟佛理，廢俗從道，伏事安公為師。博通三藏，誦經五十餘萬言，常日禮五百拜佛。晉臨川王甚知重。後篤疾，常誦彌勒佛名，不輟口。弟子智生侍疾，問：‘何不願生安養？’誠曰：‘吾與和上等八人，同願生兜率。和上及道順等皆已往生，吾未得去，是故有願耳。’言畢，即有光照於身，容貌更悅，遂奄爾遷化，春秋七十。仍葬安公墓右。”同上引書，第356頁中一下。

② 《法顯傳·陀歷國》：“度嶺已，到北天竺。始入其境，有一小國名陀歷。亦有衆僧，皆小乘學。其國昔有羅漢，以神足力，將一巧匠上兜率天，觀彌勒菩薩長短、色貌，還下，刻木作像。前後三上觀，然後乃成。像長八丈，齋日常有光明。諸國王競興供養，今故現在。……衆僧問法顯：‘佛法東過，其始可知耶？’顯云：‘訪問彼土人，皆云古老相傳，自立彌勒菩薩像後，便有天竺沙門齋經、律過此河者。像立在佛泥洹後三百許年，計於周氏平王時。由茲而言，大教宣流，始自此像。非夫彌勒大士繼軌釋迦，孰能令三寶宣通，邊人識法。固知冥運之開，本非人事，則漢明之夢，有由而然矣。’”見章巽：《法顯傳校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，第26—27頁。

③ 釋道世《法苑珠林》卷一六《敬佛篇第六之四·彌勒部第五·發願部·晉譙國戴逵》：“戴公居去靈寶百有餘步。戴嘗中夜而起，見寺上有光，其明甚熾，謂是燔火，狼狽往赴。鄰曲知者，咸競駿奔而至，寺門靜閉，迺像放光。明旦，衆聞扣門，方起共觀，咸睹佛堂暉焰洞照於天，莫不整躬虔禮，歎覺化之無方也。宋文帝迎像供養，恒在後堂；齊高帝起正覺寺，欲以勝妙靈像鎮撫法殿，乃奉移此像，舊在正覺寺。逵又造行像五軀，積慮十年。像舊在瓦官寺。逵第二子顓，字仲若，素韻淵澹，雅好丘園，既負荷幽貞，亦繼志才巧。逵每製像，常共參慮。濟陽江夷，少與顓友。夷嘗托顓造觀世音像，致力罄思，欲令盡美，而相好不圓，積年無成。後夢有人告之曰：‘江夷於觀世音無緣，可改為彌勒菩薩。’戴即停手，馳書報江。信未及發，而江書已至，俱於此夕感夢，語事符同。戴喜於神應，即改為彌勒。於是，觸手成妙，初不稽思，光顏圓滿，俄爾而成。有識贊仰，感悟因緣之匪差。此像舊在會稽龍華寺。尋二戴像制，歷代獨步，其所造甚多，並散在諸寺，難悉詳錄。”上海古籍出版社據《影印宋碕砂版大藏經》縮葉影印本1991年版，第130頁中一下。

④ 僧祐：《出三藏記集》卷一二《雜錄·法苑雜緣原始集目錄序第七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5冊第2145號，昭和三年十一月版，第92頁中。

經》，陳符命，言則天是彌勒下生，作閻浮提主，唐氏合微。故則天革命稱周，懷義與法明等九人並封縣公，賜物有差，皆賜紫袈裟、銀龜袋。其偽《大雲經》頒於天下，寺各藏一本，令升高座講說。”^①武則天此舉，通常認為是出於政治動機，而非真正的宗教信仰。不管怎樣，這類已與“正統信仰”相去甚遠，而跡近“民間信仰”了。下文將會論及。

總的說來，由於彌勒信仰的形成，主要基於釋迦牟尼佛的授記與囑咐：他不僅授記彌勒菩薩未來成佛，並且還將一切弟子託付於彌勒，要求彌勒住持正法、守護三寶。因此，彌勒菩薩便成為佛陀遺教的當然繼承者，也就是次補佛位者。有鑒於此，佛教諸派對於彌勒的看法儘管並不一致，但是都有相當程度的尊敬，彌勒菩薩在正統佛教中的地位因此十分崇高。

二、彌勒信仰與摩尼教的相似因素

1. 二者都崇拜“光明”

摩尼教的基本教義為“二宗論”，即以光明與黑暗二宗之勢不兩立的持續鬥爭為一切教義的出發點，崇拜光明是其最大的特色，故被稱為“光明之教”或“明教”（The Religion of Light）。是為眾所周知的事實，毋庸贅言。有意思的是，佛教中的彌勒與光明的關係也頗為密切，至少，無論是從佛教的經典中，還是從世俗的歷史記載中，都可以見到與彌勒關聯的“光明”。例如，《彌勒下生經》載云：

其城中有大婆羅門主，名曰妙梵，婆羅門女，名曰梵摩波提。彌勒托生，以為父母。身紫金色，三十二相。衆生視之，無有厭足。身力無量，不可思議。光明照耀，無所障礙，日月火珠，都不復現。身長千尺，胸廣三十丈。面長十二丈四尺，身體具足，端正無比，成就相好，如鑄金像。肉眼清淨，見十由旬。常光四照，面百由旬。日月火珠，光不復現，但有佛光，微妙第一。……佛身出光照無量國。應可度者皆得見佛^②。

彌勒出世時，“光明照耀，無所障礙”，甚至“日、月、火、珠”都相形失色，“光不復現”，而“但有佛光，微妙第一”！這表明，彌勒身上之“光”非同一般，而是特別光亮和“微妙”，並且照耀範圍極廣——“光照無量國”。可見“光明”是彌勒的特色之一。類似的描繪亦見於《彌勒上生經》：

爾時，優波離即從座起，整衣服頭面作禮，白佛言：“世尊，兜率陀天上乃有如是極妙樂事，今此大士何時於閻浮提投生於彼天？”佛告優波離：“彌勒先於波羅捺國劫波利村波婆利大婆羅門家生，却後十二年二月十五日，還本生處結加趺坐，如入滅定，身紫金色，光明豔

① 《舊唐書》卷一八三《外戚傳·薛懷義》，中華書局標點本 1975 年版，第 4742 頁。

② 鳩摩羅什譯：《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》，《大正藏》第 14 冊第 454 號，大正十四年一月版，第 424 頁中一下。

赫，如百千日。上至兜率陀天，其身舍利如鑄金像，不動不搖。身圓光中有首楞嚴三昧般若波羅蜜，字義炳然。……彌勒眉間有白毫相光，流出衆光，作百寶色。三十二相，一一相中有五百億寶色，一一好亦有五百億寶色，一一相好豔出八萬四千光明雲。”^①

彌勒之身“光明豔赫，如百千日”，眉間有“白毫相光，流出衆光”，其相好（即佛、菩薩之特殊狀貌）則“豔出八萬四千光明雲”，諸如此類的光輝形象，使得彌勒與“光明”結下不解之緣。

不獨佛經在描寫彌勒時常常提及非凡的光明，一般的史籍或世俗記載也多有這類描述。例如，《宋高僧傳》記載窺基的神奇事蹟云：

後躬遊五臺山，登太行，至西河古佛宇中宿，夢身在半山，巖下有無量人唱苦聲，冥昧之間，初不忍聞。徒步陟彼層峰，皆琉璃色，盡見諸國土。仰望一城，城中有聲曰：‘住住，咄，基公未合到此。’斯須，二天童自城出，問曰：‘汝見山下苦衆生否？’答曰：‘我聞聲而不見形。’童子遂投與劍一鐔，曰：‘剖腹當見矣。’基自剖之，腹開，有光兩道，暉映山下，見無數人受其極苦。時童子入城，持紙二軸及筆投之，捧得而去。及旦，驚異未已。過信夜，寺中有光，久而不滅，尋視之，數軸發光者，探之，得《彌勒上生經》。乃憶前夢，必慈氏令我造疏，通暢厥理耳。遂援毫次，筆鋒有舍利二七粒而隕，如吳含桃許大，紅色可愛。……基生常勇進，造彌勒像，對其像日誦《菩薩戒》一遍，願生兜率，求其志也。乃發通身光瑞，爛然可觀^②。

窺基剖腹而現“光兩道”，得見山下衆生受苦狀，顯然，這與他虔誠信仰彌勒頗有關係；他夜見寺中有光，最後探尋到的“發光者”，乃是《彌勒上生經》；最後，他對着彌勒像，日誦《菩薩戒》，乃至佛像通身發光，“爛然可觀”：足見彌勒與“光”的關係十分密切。有關彌勒像發光的傳說，還見於《酉陽雜俎》，它記載“光明寺”的來歷云：

長樂坊安國寺。……佛殿，開元初玄宗拆寢室施之。當陽彌勒像，法空自光明寺移來。未建都時，此像在村蘭若中，往往放光，因號光明寺。寺在懷遠坊，後爲延火所燒，唯像獨存。法空初移像時，索大如虎口，數十牛曳之，索斷不動。法空執爐，依法作禮，九拜，涕泣發誓，像身忽嚶嚶有聲，迸分竟地爲數十段。不終日，移至寺焉^③。

由於彌勒像的“放光”而致佛寺改稱“光明”，是知彌勒與光明的關係確實非同一般。諸如此類的記載和描繪還有很多，無非是將彌勒的相貌說成光明四射，或者將彌勒經典及與彌勒有關的事

① 沮渠京聲譯：《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天經》，《大正藏》第14冊第452號，第419頁下—420頁上。

② 贊寧：《宋高僧傳》卷四《義解篇第二之一·唐京兆大慈恩寺窺基傳》，范祥雍點校，中華書局1987年版，第64—65、65—66頁。

③ 段成式：《酉陽雜俎》續集卷五《寺塔記上》，方南生點校，中華書局1981年版，第247頁。

物說成神光照耀等等。由於摩尼教本身即以“光明”為第一要素，並以此為宗教之稱號，故學者們在引證與彌勒信仰相關的“光明神蹟”後，往往得出“與摩尼教信仰頗有淵源”的結論。

2. 二者都尚“白衣”

摩尼教尚白，特別在衣飾方面的尚白，是眾所周知的事實。首先，迄今所見被認定為摩尼教的宗教畫面上，白色的服裝是一個顯著的特徵。例如，二十世紀初，德國探險家勒柯克(LeCoq)在高昌故城內“可汗堡”之南不遠處發現了摩尼教教堂遺址，遺址中的一幅巨大壁畫上則有大於真人身材的摩尼肖像，他戴着扇形高冠，身穿白袍，腦後襯着一輪巨大的紅日。在他周圍，則簇立着數十個也穿白袍的男女聖徒，他們排列成行，畢恭畢敬地面向教主，雙手藏在寬大的袖筒中，合十於胸前。

此外，在勒柯克同時發現的其他一些繪畫中，也突出地展現了摩尼教白色服飾的特徵。例如，一幅麻布畫幡上方的三角形裏畫着一位白衣男子，坐在寶座上，舉起右手說法。左右兩側有兩個穿白袍的人，恭敬地坐在地上。幡畫的中心為男教士像，他頭戴翼形高冠，長髮梳成條束，披在雙肩和背後；身穿寬大的白色法衣，胸前繪有黃底紅邊方框；其兩側跪着兩個女修道士，頭飾奇特，頂端有紅布製成的兩個尖角，前額、鬢角和雙頰貼着花黃，鍾形耳環垂至肩頭，身穿紅色拖地長裙。

另一幅幡畫的中心人物是女教士像。上面的三角形中，畫着身穿紅衣，頭有光暈的神像，兩個穿白衣的人敬畏地拱手而坐。幡畫正中的女教士，站在一塊有圖案的黃色地毯上，身體略向前躬，面容豐滿，眼眉微吊，纖細的鼻子畫成鉤形。她身穿白色寬大長衫，內衣也呈白色，頭上則戴白色帽子，其雙手掩在袖裏，拱於胸前。回鶻文題記表明，是為王妃之像。

不難看出，摩尼教教徒的服裝，是以白色為特徵的。這不但見於繪畫，也見於文字記載。例如，《佛祖統紀》載云：“(大曆三年)敕回紇奉末尼者建大雲光明寺。……(大曆六年)回紇請於荆、揚、洪、越等州置大雲光明寺，其徒白衣白冠。”^①又：“末尼火袄者，……武后延載元年，波斯國拂多誕持《二宗經》偽教來朝。玄宗開元二十年敕：末尼本是邪見，妄稱佛教，既為西胡師法，其徒自行，不須科罰。天寶四年敕：兩京諸郡有波斯寺者，並改名大秦。大曆三年敕：回紇及荆、揚等州，奉末尼各建大雲光明寺。六年，回紇請荆、揚、洪、越等州置摩邪寺，其徒白衣白冠。……其徒以不茹葷飲酒，夜聚淫穢。畫魔王踞坐，佛為洗足。云：‘佛止大乘，我乃上上乘。’”^②

再如，宋代陸游論及當時盛行的包括摩尼教在內的種種民間信仰時，說道：“伏緣此色人處處皆有，淮南謂之二禪子，兩浙謂之牟尼教，江東謂之四果，江西謂之金剛禪，福建謂之明教、揭諦齋之類，名號不一。明教尤甚，至有秀才、吏人、軍兵亦相傳習，其神號曰明使；又有肉佛、骨佛、血佛等號。白衣烏帽，所在成社。”^③這裏列舉的信仰名號雖然不少，但主要是指

① 志磐：《佛祖統紀》卷四一《法運通塞志第十七之八·代宗》，《大正藏》第49冊第2035號，昭和二年八月版，第378頁下。

② 同上引書，卷五四《歷代會要志十九之四·事魔邪黨》，第474頁下。

③ 陸游：《渭南文集》卷五《條對狀之七》，載《四部叢刊初編·集部》，上海書店1989年據商務印書館1926年版重印，第8頁右。